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遊山院記



山水外物之可樂者爾非真樂也真樂之所寓而已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以真樂之所寓歟治平戊申
之仲夏赴詔西上踰絕巔涉巨江度炎暑履素秋凡
四十日矣而後次于雪川之逆旅弛檐宴坐自感其
塵勞未有慰焉及其環顧山水間有髣髴南國者默
然坐中意思南嚮已歷舊隱無復塵勞之嘆而亦不
知其身之在逆旅也於是援毫而書之延平居民枕

寒泉倚青嶂真山水之固有浮屠氏之宇尤寓山水
之勝處清景爽氣逼人眉睫間與才思爭無窮遇自
之所得即當走筆賦之且恐勝槩相奪出人不意而
又忘去也當予清閒無事偶欲獨往則簪冠曳履策
枯筇道幽徑與書偕鳥風搖松陰人踐寒影異花靈
草幽香相迎日舍噴泉紅玉散亂此人所由之徑也
兩山相臨恠右欲活仰則翠岑俯則幽澗神剏仙劃
為之幽構此人所聽之亭也山角轉來風物相際猿
鶴上下烟雲聚散飛薨華榭轟然寘彼此浮屠氏之
宇也宇之中又為遊者之觀美凡有七焉長澗自山
之西趨寺而東流有釋為堂跨之及其入夜泉清而
月明遙然相得於堂下號水月堂予之遊是堂也秋
勢瀉雲邊之泉金波泛天涯之月妙相有無將之不
得故為之歌云水渾而月喪水動而月漾澄寂虛一
中涵有微妙相水有風兮披人襟月有波兮浴人神
兀然坐者非爾既其中有物爭光明是茲三者不期
約會諸廣莫都忘情澗自水月堂趨西廡有釋為閣
跨其上激澗之水其聲潺湲然環繞乎坐中號潺湲
閣予之遊是閣也遺世俗之喧譁即山泉之清冷是
非去來不落隼聽故為之歌云與其聽繁喧不如聽

潺湲、聒吾耳不聒吾心淵世俗澆、殊不聞只
聞潺湲如車奔潺湲如車奔我心都無緣閣之左臨
澗為小軒俯視澗之水澄寂如鑑分辨人顏色號鑑
軒予之遊是軒也纖埃不能駐流光微瑕不能玷浩
明於外照古兒於中照古心兒與水清心與水平故
為之歌云至虛不可磨至柔不可折至精豈須鍊至
一莫能別情忘非與物相絕万象於中自生滅鑑乎
鑑乎非徒明鑑之有道猶諸心梯閣而下實地十數
尺為小室而治其前引澗之水實之號養真室予之
遊是室也

一聲素琴數曲恬然忘机自在絕境故為之歌云塵
勞妄想誰知非落着埋沒皆人為養心養到不化處
亦令此室生光輝去潺湲閣升法堂、之左有釋為
閣揖院之客山瞰流澗於坐間環佛書而觀之號精
進閣予之遊是閣也目閑而山色見心虛而古意明
出妄想境中入清靜竟海故為之歌云道固不違物
物嘗與道違道非近能得亦非遠能離精爾思兮捐
尔思其中有物不可圍由堂而西有室倚山為小軒
軒之前為方沼、之濱植修竹三四莖僦軒而視翠
峯寒泉茂林碧草皆在其左右號凝碧軒予之遊是

軒也春暉秋光漫然融成日頽竹陰落在方治琉璃
瓶中青玉倒植故為之歌云凝碧以自然尤穎成之
天碧色非漬黛穎聲非鳴絃此心寓此聲色中雖有
大巧無由傳去凝碧下齋堂之左有釋西向曠野
為亭據其要物象清遠一覽而尽之號豁然亭予之
遊是亭也希夷之鄉曠間之郊逸思浩而往塵緒斬
而絕故為之歌云吾登豁然軒吾開豁然懷水尤其
心圓曲直随因緣雲尤其心間聚散無悲歡塵懷俗
慮難追攀是山之勝也遊者雖不能自暇及其戾止
亦皆有間意以至於息机而後去然而予之遊与来
者之樂異焉来者為其景而用其樂而予能用其景
以寓其樂者也世俗之遊相與譏談調娛酣酣舞歌
吹彈叫呼而後得其樂亦已勞矣其樂不在道特樂
其有山水而已山水之可樂者盡而寂寥之態生則
其樂荒矣故雖吹彈調詠酣酣舞歌不足以繼其樂
彼尚知吾樂中之旨哉迺書其樂之情以示之

懷遠亭記

延平郡督郵即其公守之北山南向天際送目而往
相去之遠不可以勝計然而元用之所懷不在乎物
惟其親為愚衆之情登高望遠耳目之君不足以勝

其私有對而遂變傷則迫愜則肆豈足設哉予過元
用相与倚欄送目談笑以自適且謂元用曰子見荻
溪之上漁舟一葦忽來適去歌聲遠迹不知人非世
習之累相係者乎此使人放曠之心生子見寒潭之
中雷電相薄寶氣亭：上干星斗不知深淵巨濤之
相淪亡者乎此使人發用之心生風清月明萬籟初
息水涵太虛寂然天地之鑑則使人入清虛之境夕
陽半山芳草不斷隼漿南飛悠悠寒浦則使人動離
別之緒水鑑之濱鷺窺寒影過山之雲行無所逐則
使人起幽間之趣夫能徇物之態以入清虛之境起
幽間之趣生放曠之情存發用之志不為狂歌逸遊
之輩放心而不知求亦不失為賢者况能有志於親
哉夫善本於仁仁本於親苟能有志於仁之所本者
何往而不善然而憑高環顧雖有溪山之勝人情之
所適者不足為子道也慕親之志寓此而有發焉魏
國之士思念其親岵岵之上想見父母之所懷詩人
稱其孝雖然疾痛則呼父母而有富貴少艾則忘其
親衆人之情也魏國之士當夫行役之勞夙夜無寐
父子離散不得以相保則疾痛之時岵岵之上想見
父母之懷豈足以為至哉今夫元用之孝仕於有道

之世父為達官而子能以六計嗣其業不貽其親之
憂心平而志舒當此之時遇耳目之適者且能復禮
以懷其親不俟有迫而後至是可尚也狄仁傑登太
行山南望孤飛之雲感吾親舍其下惟其愛親也篤
則其事君也忠及人也恕是故唐之基緒不斷如線
仁傑果能蒙恥奮忠安其神器恤刑愛人號為長者
然則瞻望其親之際則仁之類存焉是亦克之而已
予之望子也豈止於父子之間哉

觀尺軒記

予一日過宇師坐于會景亭上前望演仙山旁視劍

潭人愛延平最有山水之樂而演仙山劍潭又其山
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頃万变予登宇師之亭而
盡得之因与宇師言德之大累常在對物而有感今
又據景之會而翫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觀而已
覩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為夢幻也
則予畏會景之累人深矣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客
塵之中適然而相感則或淒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間
之景解人之煩滌人之污華美之景坎然者貪飄然
者肆無窮之態出人不意而乘之不可以言勝也嗚
呼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見隨塵熄而心化有涯之生

可不計哉以故君子之為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乱
君子之為善也不見不可欲使心不喪滌人之污鮮
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為道所忌而况幽情奇態
之感人使之或笑以嘖或貪以肆何可翫哉我与景
俱非真物以物之態為我之情俱非真智因与宇師
言濁汚者見形其知莫貴者物也清靜者見性其知
莫貴者道也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衆凡
之流嘗蔽於形色而莫之悟予甚悲之師能即亭之
西更為悟真室嘗遊乎其間然則宇師非溺於景者
歟使登斯亭者知世態物情尤蚊蚋之過吾前也然

棄我与景為吾悟真室遊而求真為靜也不勞其形
以至乎形全清也不搖其精以至乎精復形全精復
與天為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為兒象故為兒象者
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故為聲色者之
所不能感老子所謂不亡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
不滅儒氏所謂不動當是時也万物為吾逆旅矣而
衆人為萬物逆旅衆人為万物一偏矣而萬物為吾
一偏由是而登軒下与万物相見可以觀盡矣予愛
宇師為悟真室之意而又慮其不季出室以道事也
遂以觀尽命軒為若夫煙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

涵晴光舟泛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滿懷飛蕩參
差歌管斷續此翫物者醉酣歌舞馳情驅思而對之
志滿意遠以為得求者也物態少移世情已變當是
特也吾寄万物之上而觀之与之遊可也不与之遊
可也

秀橘記

時甫家圃之右有秀橘為一本而三支旁二支密葉
散漫無足異者中一支尋常之葉不能多得之柔條
下垂其葉秀嫩深綠而環就如析翠羽而注之有碧
墮青纓之狀不怯歲寒新故相代更無衰落之態為

詩而美之者連韻盈軸不過比物引類狀出秀橘之
形象而已時甫屢命于詩諾之久矣始得數聯具羅
而復已元豐三年之季春時甫復寫橘園走僕以惠
我索詩之意益篤不可辭也無事乎詩輒為時甫論
其生理以記之嘗謂五行之氣運行萬物宇中有偏
有全或清或濁無意乎造物也而物各有遇焉氣之
清且全者在人得之則為豪英在物得之則為新奇
雖然不可齊也亦不可以必得適然而已故雖同氣
而育並時以生者其形與數有不同者况其他者乎
夫一本而三支同氣而育並時以生者也然而一支

見寵或融之以詩或繪之以圖或文之以記傳之天下後世不可知也主人時復一往苦吟注視培溉相繼惟恐其或傷之也二支不能有所得然而天理之於物豈有意哉圃中之木與秀橘踈遠者可以無憾焉吾與時甫遊久矣知其才富而氣豪發為詞章使人喜觀而欲得之然而君之所得與夫秀橘之所寓一家而兼有之何其幸也君知秀橘之可愛培溉繼往注視環顧惟恐其或傷之也然而予之望君也更

有甚焉

水雲村記

長澗自演峯道廣教院出田坑始有從父得之于西南山之麓取其一支停之以為治走之以為渠厨引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華倚實飄香墮影在泉之上下有雲于山朝隤而暮合間遠之態明白之象與夫流泉相應以無為相遇而不約俄然相得于東西杳然相忘于得喪其孰為此者邪元豐之初予自京師南還省予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顧瞻揆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援毫于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以樂也尋春逃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公

實來京師與予道曰今為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益治
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得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
知水雲村之得子乎公實之為人苟可而止不為生
而勞不為名而偽遇吟而忙得酒而休方東而俄西
未始有適莫要其中夷曠而惠直是真水雲翁者也
君歸乎哉予後此十年堂有草堂于演峯有釣舟于
劍潭南歸而誰送者乎是時水雲翁杖藜而相尋演
山居士肩壘而忽往與是兩物相得于無情中有舞
有歌有吟有詠妙思絕景不可得而究也會歸予至
無予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

雲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為之記以公實他日相送出
此以為質焉請鐫諸石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

鄂州白雲閣記

自洞庭納湘峽逕武昌會漢沔然後沿九江而下東南
之旅度翼星之分趨荊州之域必泝江夏泛洞庭而
後南走二廣西向三蜀然則南郡之有武昌山冰之
聚舟車之會者也夫逸民之所寓士大夫之所遊騷
人墨客之所詠常在天下山水之佳處餘言遺跡相
去雖千百載後人樂道而欽慕之往、遂借以名物
故江謂之煙波亭謂之奇章洲謂之鸚鵡樓謂之黃鶴

閣謂之白雲樓閣之賞當與豫章之滕王巴陵之岳陽爭名於天下有山自郡郊之東趨過閑闌茂林脩竹衣被形勢如青蛟蒼龍然引領而西或伏或躍下飲于江漢中峙而四望者白雲閣也對揖公宇轉望仙棗石照所謂大別鳳凰煙波鸚鵡西城南浦黃鵠碛漢陽渡之類可坐而數也蒹葭遠岸風勢雨声湘漢涵空夕陽夜月歸帆行棹漁歌樵唱與夫忘机之鷗隨陽之鴈往來聚散於其間四時之氣象一日之變態泛應旁感逸民雅士之風味吟送宴別曉泊晚次道志懷古以寫憂悲喜樂之情以述興亡榮辱之

故蓋自離騷而後唐人之作不知其幾百篇也大夫之行吟處士之坐賦老子之乘秋高人之馭鶴樂天之聞歌太白之聽笛緬想環顧俯仰千載悲樂相繼公餘之賞不亦至于方是之時苟非有道在上得賢太守与之共理常使時和年豐郡國無事亦安能有暇於山水之間哉有暇於其間者其風味志趣或俗而不逮或鄙而不樂雖有美景盛事亦遂寂寥沉沒不見於後世有足惜者異時魏晉之師下吞吳楚盤瓠之類竊發於山水炬筏橫流煙蒙雲海所謂鸚鵡南浦鳳凰大別之類遂為水軍樓艦之所息山夷營壘

之所寄誰復講求逸民之遺事雅士之詩句以為公
餘耳目之翫哉方今聖人以道統有天下無復魏晉
之師下吞吳楚之憂公悅素用吏事知名於人當能
寬而有制布揚天子之德澤潛召和氣年豐而盜熄
無復山夷竊發之患然則君亦何所用其心哉此閣
之作也將與賓朋覽浩蕩之景養幽閒之趣想見高
人度世塵絕之事庶幾悟湏臾之景省因循之過不
為污濁偽妄至老且死時與無心之雲悠然而來飄
然而去、無所逐來無所泛朝濟而暮合若將為我
擁黃鶴乘清風脫万累而超六合也豈特在人耳目

之翫山水間者邪元祐癸酉仲夏記

潛軒記

予去年為順興遊故人公鎮家在順興之南隅乘間
訪之公鎮邀予坐于潛軒之上觀脩竹折幽花看閣
中錄採杞菊決明而食之樽俎之間論古道旧訛詼
大笑井邑之繁不能輒破其靜公鎮坐間索予潛軒
之文予謂待言而後論焉非相知之至者文可忘也
故不及書今年春塵勞之中緬懷軒上之笑語恨無
以寓其意者公鎮再追所索適此而書之夫魚之為
物或生於陂池或落於脩澗或出於遙湖大澤永江

廣漢之間或之於滄海其得地也異其遇時也同歲
寒冰冽鱗魚鯉鯪遠遊下泳在淵而自適雖有九罭
之深入莫能致之及其春行晴暄太和涵溶清淺方
是之時乘陽而動去淵而在渚悠然而逝適然以躍
溝為之依蘋為之覆得其所矣不獲乘陽而動者深
淵之中不能自致河海蓋有之矣烏知適然以躍者
須首葦尾為漁者所伺或引之以綸或特之以竿或
陷之以罟附遠以鱗嗜鮮以膾以脍則見糗以醢則見析實于鬼袖之邊登于賓客之俎魚
方是時欲為下泳者豈可得哉然而浮游者未必為
通潛泳者未必為窮尋道之士無適莫也息則起消
則去惟時而已公鎮少時求奉於鄉里卒不獲用晚
節感悟乃能遠引而去冰邊林下開軒自適有山林
處士之態亦可書者名利之士老身長子尤有以行
投保以名請封東方未明携食而入俯者而坐汗流
浹背與少年較長短則君之潛亦高尚哉嗚呼公鎮
之潛也在道魚之潛在水一也若夫陂池江漢之辨
非所知焉

看山亭記

郡宇之西北隅昔有小亭前假兩山對峙而中望不

知其誰為之也頽壞且廢予至治事之三月役工以修之叢列有巋特立有岫聳起有嶠環合有峰峩於自然皆出於造物者公餘乘具杖屨獨往有如春明秋靜雲開雨過之見武夷鴈蕩也客曰南有雲門西有堯山真者不覽何事乎假予曰子之見有真假耳有道存焉非真非假由道以觀物假亦真也真亦假也則予之看山何累之有必待雲門堯山而後得樂山之意非妄觀物者也客曰愚得之矣請書以為之記

青州坊門記

青以兩城居民始為十六界以別居民之地分崇寧改元裳來為青顧吾屬言夫用十六界之別居民之地分其義安在哉蓋廢界設坊三十有六為之門石各有物庶乎其有義也迎春之類以辨坊名之也延賓之類以遺事名之也文正之類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類以道化名之也勝遊以之乎東湖與雲以向乎南山朝元以趨乎天闕使之觀其名異則相訛別思其居同則相親愛此為坊門之意欵然而親愛之意非私淑一坊而已先三屬民始用五家相保所任者寡則其所察者詳邪惡之民不能輒容於其間陰亂

良善然後聰其五家使之相受乃為一門以同出入
固有相遺外者故其養生可以同憂患喪死可以同
哀戚雅而用之合四門相愛之民共為相葬之禮同
哀戚也有相親愛之意故稱族為合其門相葬之民
共為相救之義同患難也有朋比之風故稱黨為義
之與比者也相救者力也力貴衆以四門為不足故
合五族為相賙者財也財貴多以其門為不足故合
五黨為其門惟百其德惟一咸有相保之信相受之
智相葬之禮相救之義相賙之仁為善既備復何所
責乃合五百門之衆使之出入往來更為賓主粲然
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其稱鄉黨則吾我加
焉親愛之也嗚呼民之善其用至於愛人接物皆有
餘裕其政之本則在乎五家為比其五家為門而已
六鄉之法廢壞已久不可遽復惟爾三十六坊之民
同出於一州其考予言先王屬民之政惟而用之遂
至鄉有正風民有中德比而信黨而公相詔而化可
也何必令使而後喻哉

崇寧萬壽觀記

佛老之季至於還元反本其道遂同而佛之徒謂之
金仙老子之徒謂之神仙金體而神用一也蓋惟神

仙為能長生不死故無生死而後至於不生不死長
生不死已能脫離五行非內非外不逐五行四一而
散以哀樂休戚為人生以治亂盛衰為世界以榮枯
舒慘為時序以老少美惡為物態而彼人生物態世
界時序吾能与之修短与之盛衰与之舒慘与之老
少泛應無方之求未始窮盡此世之人所以嚴其所
寓以備旦暮奉事祈請者也大雲門神仙之窟宅十
月十五日以奉崇寧寺詔繼詔為觀復有擇用名山
福地之旨寺既如詔而臣更涉雲門之背由歸道峴
下得山號火福大雲門之南支也前案廣山郡人謂
之廣福中立而望四向環抱尤大雲然莫知其所自
出有三賢堂海東僧塔八仙壇獼猴洞在其間皆古
之遺跡然始曰歸道峴而得之今為道觀之所寄則
峴之名歸道乃其兆歟故臣輒叙佛老所以入而為
已出而為世老者能与之少短者能与之修衰者能
与之盛哀者能与之樂以明朝廷所以詔為十方寺
觀之意自時厥後為郡守者其率老子之徒以謹焚
修共祈無疆之休以資

天子万寿豈可忘哉

東湖三樂堂記

自下車帥吾屬明振統類要凡目數各任其職庶事

益簡民用以靖樽俎之間始得光景為東園遊頽吾
屬曰徒以心力從事曾無所樂夫是之謂陋此節儉
之弊也其後流而為唐僖公有射而不能用有鍾鼓
不能以自樂徒以情慾徇物曾無所制夫是之謂蕩
此平易之弊也其後流而為齊哀公過則淫不及則
怠慢是二人者皆已自為物所弊矣欲其明德以為
物是則難也有道之季既辨內外遂數真一以真觀
盡以一泛應兩辭五聲並至而交感無所累焉其詩
曰在公明、是也知統則奉其類甚衆知要則馭其
繁甚簡形快而心愉有所寄焉其詩曰在公飲酒是

也在公明、無乎不為之時也在公飲酒無為之時
也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賢者之有道也蓋惟有道
故能有樂以為文故其詩曰鷺于下鼓咽、醉言舞
于胥樂兮鷺于下賓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致也于胥
樂兮樂其在公明、而和樂生焉耳有禮以為節故
其詩曰鷺于飛鼓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鷺于飛賓
之奉也醉言歸樂之制也于胥樂兮樂其在公飲酒
而中禮存焉耳有樂之和有禮之中協贊陰陽化育
萬物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
于胥樂兮樂其在公則能為其人民在後則能為其

孫子然則有駸蓋魯一變而至於道之詩也昔者太
公治齊雖用平易在已也近道在政也然而不患不
能與民同樂惟患其樂之過在太公則可不可輒施
於其後故其未流果有齊國之變風周公之澤遂為
魯僖之頌不亦異乎愚之為青當以行樂之過為非
不及行樂為愧竊希於魯焉願吾屬曰山水仁智之
所樂古之人与民同樂有感而賦草或以芹藻禽或
以鴛鴦蓋其所寓多在山水之勝處或剗而為他或
引而為湖草木掩映亭臺環合魚相忘于淵獸自適
于野禽翫空于飛蟲感時而鳴俄聞偶覽頓釋滯思

此古人之相其樂者歟蓋惟君子能推仁智為民既
事然後得引所樂以態塵勞以資談笑有道存焉耳
今茲青郊以西兩山會入于郡城若駿而奔若駐而
盤若驕而躍洋之水道其中相為數折趨東南隅回
旋宛轉若有不欲去之意此固有所待者邪昔之畦
也宜宇而居昔之池也宜湖而遊崇寧元年之季冬
道意以始事明年二月東湖告成土石之所聚今為
寥廓之界糞壤之所汙今為清冷之濱荆棘之所託
今為芬芳之澤八自西扉由垂楊徑界水而東之陟
降兩橋東西相望會歸于北渡有橋曰步雲下趨醉

歸亭去亭而升堂所謂三樂兩亭以翼之左曰湘江
右曰水鑑于堂之後乘飛橋過芙蓉軒由芙蓉而東
躡層階訪禪林南有軒曰悟桃北有亭曰現月而現
蓮亭在其間皆瞰湖上下入桃溪于溪之南為漠庵
去庵而南行前視鴛鴦渚有亭在半山間號綠巖亭
由綠巖升其巔坐歌豐堂對揖現月由芙蓉而西懸
雲門館前視鴻鴈渚遊竹林齋南行登釣璜臺下由
小岐中立而俯視左有亭曰翫鷗右有亭曰鷺下夫
湖在兩山之間將欲致吾幽思以飾茲景未之盡也
然而寓吾仁智之所樂凡十有五而三樂實主之故
堂存乎其中蓋無三樂為之主雖環山有水皆亭臺
也亦奚以為其樂未嘗不荒也未嘗無累也故遊斯
堂者考予三樂之說則知東湖之所以作豈苟亡乎
宜鑲其說于右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順興季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劍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季者百數無預貢者溫陵宗君適來為順興令因恠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為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劍在閩之中累累有人焉順興南劍之支邑前此有預計階者不見錄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季而覲之感其廉隅

之卑度量之微環衛之弊具修之廢不足以壯麗先
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望降觀前揖後據不
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散處里閭流
入城闕之間誦數之季得以小說實其虛一如此者
蓋久矣宗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
其廉隅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據之勢然後招來多
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慕者十有四人請為儀倡
願與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宗君如其請季者
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季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隨有
望風而至者不日季成為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

背于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問者有
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
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之水
遠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
足計哉蓋大教季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
季者無志於仕有如曾皙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
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
得喪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儀處方鍾之時如簞豆
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史晉
之卑屠販之佞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
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
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
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以史晉屠販之佞
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貴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
知仁者不可與滋生不知義者不可與滋死不知禮
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驪山之徒跨下之
布衣具造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
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鵠則為之使飽之則叛
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夸道無窮之欲與之南
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
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
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侻之賤寇盜之惡
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
恠也昔衛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佞而不仁有不知
行者好求而不義好佞也害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
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
求佞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尔君子亦奚
以為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

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晉在軍所謂軍將師長司馬昔時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鐘鼓玉帛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橫之盡會乘之筭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尤及於此而况德行之季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

卿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恃其人之衆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至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季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剛繁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亡隸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季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末隆季校延儒生躬率一

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奪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志所以作於是乎書

雙源記

縣廓之西南有山支為三峯下會于平坂兩腋之間泉甘而木茂修竹重蓮桃花流水隨人現聽之所及三山之前斷流為池凡五十文揖中一峯為澄心堂于堂之背為濯纓軒去軒之西為日休亭引流而下左右方沿峻宇画閣寘于北峯之麓俯大池對南山由澄心堂而趨雙源皆有小徑雙源之會望澄心堂為砥以釣焉相望之間仰有翠陰俯有清淺風色動靜禽聲語默水涵太虛形影上下忘機之鱗一游一躍飛橋走堦危欄曲檻廉隅翼之紅綠相照庚中之秋余來尤川因拜主人之辱才華物象遙然相值且嘆塵勞之俗役百年之期而致千歲之憂忘不可過之分而徇不可必之物以貪作憂而不以理養心以憂作老而不以時受形心与形化共還塵壤雖然我度如坻黃金滿籬松雲水石之間不能笑歌自若以慰勞生之夢幻者余嘗悲之君也不然賓客至止捕

魚于池摘果于林破穀于場趨雉于野酒觥碁局為
賓客歡漣漪之上盡日而後已分外之物莫能勞之
亦足佳者故余樂為君記又為數詩於其後庶幾役
役之流得余之言而有感焉

步雲閣記

昔予讀書順興北山之麓南望一峯有若遊龍之狀
奉首而回顧仲寬今寘閣由閣而下視水天空闊橋
虹橫絕登臨之士身勢高遠如在雲漢間此命閣之
意也以致予文予方喜仲寬之為政有古循吏之風
因述雲四事為仲寬識之夫雲之為物輕清者之所

乘間造者之所翫有德者之所况有物者之所望者
也仲寬下車之三日屬其鄰比之長且老者為飲酒
禮佐坐堂上胥吏坐堂下長且老者環坐于兩廡酒
三行今為之言曰來吾民夫草木之所萌禽獸之所
育吾民無故恐掇而棄之乎曰掇而棄之遂傷其生
是不仁也弗為也夫物之轉諸溝有用者可嗇有知
者可悼吾民無故恐視而遂過乎曰必援而出之恐
視而遂過是不仁也弗為也然則吾民之於他物然
耳赤子吾民之遺體也分氣也物之有情有識者也
安得輒奪而溺之無所疑止也哉其為不仁矣嗚呼

民之於草木之所萌禽獸之所育凡物之轉諸溝者
邪其民於是駭而悟嗟而悔翻然而改曰吾屬之視
吾子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豈足以為人哉其謹奉
教令於是著令曰孕者登籍產者給粟而民相與言
曰令之所活者吾類所釋者吾冤百世之愆一日而
解之德莫大乎此吾尚恐為不仁以傷吾令之化哉
乃相與斂智歲力聽令於大夫兩造在庭仲寬第為
之辨是非談禍福往々自訟而解相詔而罷一縣遂
無事時與賓僚乘具而往々西橋登蒼崖期於步雪
而止焉夫仲寬之政不以智示人故其民無所事乎

是非不以勢屈人故其民無所事乎強弱勢智既志
中抱虛靜然則間遘者之所翫有德者之所况君豈
有愧乎雲哉其無累乎心也雲之所在不以情而動
不以力而卒其有為乎政也雲之所往必為甘澍下
膏澤於萬物然則陰陽之報天道之福安知異時不
為輕清之士乘此而直往也哉况與翫未足為君道
也元祐癸酉仲夏記

延平閣記

後蔡元長改
名雙溪閣

治平三年延平閣以火廢太常博士程侯下車而復
之未幾繼廢更累政有疑於為樂無復之者司農少

御謝僕至止遂率其屬講明庶政弊者更之廢者奉
之民甚便以謂徒以勞苦頓瘁有事于務不能推其
餘力以及樂事足副或作民所欲是豈有道者之政然
邪君子之政自夫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者也有駸
之詩所謂在公明、無乎不為之時也所謂在公載
載燕無為之特也公餘既事方暇於飲酒然而明、
明言其明之不可蔽也雖然有暇飲酒民之樂不與
焉有禮以節文之有樂以舞蹈之小大之民送公于
邁故繼之以在公載燕蓋至於燕則為樂之礼具焉
政事相隨而衆得以共其樂故雖飲燕不害其為在

公也為樂非私長屬有道礼樂之遊有中陰陽之氣
省和風雨以時而至耕稼以時而作穀以時而收廩
以時而入故終之以自今以始歲其有然則更景政
有疑於為樂未有能復之者豈知魯詩之意哉延平
之有閣素以山水之勝知名於士大夫間往來登賞
吟詠酬唱具盡而歸去蓋與滕王閣岳陽樓之得山
水無以異也謝侯遂饗土木之功以協士大夫之所
知與衆共焉不日而閣成以命予記而予欲序其事
密助遊人之才思與夫景物相逐於無窮久矣郡擬
演山而下為三友有龍虵騰躍以赴于江之狀公宇

坐中一支以視千里其勢至江之沃於是有閣東西
之水相會于閣之前衝擊而陰浚之人言其深不可
測於是有潭、之東有山若戲而盤潭之南有山若
奔而趨北与三支相望于清冷之濱寂寞之野龍泉
太阿出豐城去人間卒以是為窟宅亦有意哉登臨
之士環視乎其中二水之會既往而復還于海而海
有潮去長樂一驛泝流而上若近以歸焉天入澄江
山迎曉日飛甍排空下臨雲漢歸舟天際數葉爭飛
遙見演峯倚空凝碧征帆既落歌酒如鄰拂袖人來
誰當邂逅高真乘興多在溪山况有江南白蘋紅蓼

曾聞逸士島上凝眸晚景尤宜水光山色每橫孤笛
獨引清觴一曲凌雲發溢虛靜旁人聳耳襟抱俄空
漁網高低偶逢煙雨唱回浦岫日計無憂橫點青峦
一行征鷺蘆花宿處已落難尋聚散如賓于飛于下緘
塵不染有肅其儀食足意亡間窺清淺垂虹截雨橫
絕隻橋若步青雲恍然行客東潛竒字獨見仙蹤南
麓名園常聞春信月華持夜忽有波光疑是蓬萊金
銀樓閣沉、倒影寒浸羣峯獨倚欄干誰知有感古
今一夢只合尋真物是人非且悲且笑珠飛波面星
耀方移劍卧潭心風雷未作子閨潭之左右有珠夜

明莫知其所在俄忽有感奮躍于潭中漁者捕之益
急而愈遠予方少時嘗見風雷震發雲雨冥晦三岸
欢呼以為劍歸有頃而後定嗚呼龍泉太阿雷不能
分而復合張不能留而終去神物行藏非人所能制
也發于豐城則上干牛斗歸于龍津則下為雲雨此
其所以神乎然而張公正當時晦不能自引卒與禍
會劍知之矣苟不能去而與張公同瘞於地下豈足
道哉或者之論乃以張公所佩而卒不免在人無益
何其謬也閣之所在前有神物之灵復有真人之妙
必能以和樂安靜福乎居人以清虛翠微發乎景物
明有謝侯才識深知魯詩所以有道之意推而行之
務與民同以慰登臨之士是亦真人神物之所相者
也而况山水之勝已與豫章巴陵之所稱在士大夫
間覽予之記庶乎有感而無愧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文軒記

余謂孝士大夫或馳騫干名山入傳注涉獵百家之
小說以博為功以辨為能終日牽援自以為至樂然
其於德性也略或悟履迹傲名數万物之理危坐默
覘有感而後應謂彼百家之說不足掛吾齒牙間靜
按其文吾能以理斷其真偽然其於問孝也略二人
之孝方且相詆於世未知其孰賢然而前之孝有德
後之孝事有德先而事隨焉則其於孝文也何有日

月風雲天之文也吾以是觀其象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吾以是究其理君臣父子人之文也吾以是明其義發悟以天考信以人不滯於一曲則其動而有所寓發而有所應著於形色石聲之間如春之華如衣之章如天之有河漢如地之有嵩華偽無與於其間斯其所以為文歟故人微之一日以書抵余且曰備負下吏思發其身當以孝文為事輒以文號其軒文之說資乎君子然後得之此軒所以有望於左右余謂君傲名數者也患在不志於孝問今則然矣博覽泛觀知其不為區區之陳迹溺於偏見第資以為正

為則其與余書言約之以文其身施之以文其政言之以文其理書之以文於後患弗為也予將有覲焉

清心閣記

熙寧之末始得微之於都下方扶聰明傲名數不下先進之豪傑欲與之立頭角而愚嘗告之曰性欲靜氣欲柔惟豪去道最遠非愚之所望也後十年為長樂掾乃取五經之書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環列小軒而讀之號文軒屬予記予喜曰微之進乎孝矣取友於古人必能正之者何患其為豪哉及其去長樂為武義宰以優課聞愚在考功方欲知其善最之

所自繼而微之復以清心名閣再命予文予益喜曰
微之悟矣必以六經之言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
無出乎人之心也吾何獨不然蓋反而求之故為是
名歟請言夫水止則定、則清、則虛、則明惟道
集虛外鑠之物中動之情不能為吾微風亂蒂也然
後天地之變化過則形入則冥不容一毫欺我此其
清心之所致歟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自其道心而
達之道心萬物之字典法之宗要凡目數之源聖人
以其宗源有所均則為衡有所運則為樞有所奉則
為統要凡目數計道之用則養卿士大夫而任之其
名位與聖人異其宗本與聖人同特其所得有大小
所造有深淺而已得其全者為正使之治要又其次
為師治凡得其小者為司使之治目又其次為旅治
數庶人之在官者不得上與聖人相為源流以力事
人而已惟治數之士養心而不畫遂至於放故三代
季者內服百寮庶尹惟亞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自與
一人志同而意會識大體能自愛其奉同有所本故
也微之勉乎哉清極而虛、極而明万物不足以撓
之豈特百里之境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也哉論道之
公治要之正蓋以是進焉

葆光閣記

仲通之仕行三十餘年將歸老于林下治其故居為葆光閣正視烏右左揖九仙回顧越三下瞰芳園寒沿三山之氣象四時之聲色合為長樂之佳致登閣而尽得之元豐七年之季夏閣成明年得請歸休於其上然而仲通不取風物之勝宴遊之樂以名其閣而取莊子所謂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夫是之謂葆光亦賢乎哉是豈有取於水歟非也酌多於其本則竭注多於其量則盈微風過之則其清明不足以照水之在物也非酌之所虧非注之

所盈萬象生於一體惟水之所在然而出沒明晦有資於水焉性之在道也成性之季豈物於事者之所能致哉常謂自明誠者明未足照誠未能立已寘於羣吏之列物引之不得有其清事干之不得有其寂二者未遣則彼之勢遂為不及之言不信之廉不成之仁勇且与之戰怯則憂強則喜暇則安遽則擾昧則趨亂則敗憂喜無常真偽相奪犇馳於其所不知且不足以自照况於物乎及其老矣上印級乞骸骨棲山林間追世俗之迭遊賞勞生之短晷列清樽環侍人琴瑟薦和倡優獻笑自以為得計皆風之過乎

水也所謂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果安在邪况復
長往於仕而不反者乎仲通不然昔於葆光也不徒
為今於葆光也將欲為余与之善雖不有請猶且為
說以相其欲况其有請於數千里之遠哉大哉葆光
莊子為至人道也然而悟道在彈指頃自無老少之
辨則余安得不以是期君哉自乎成心生乎成性本
無所增也故注焉而不盈本無所損也故酌焉而不
竭無益与虧莫知其所由來澄寂虛一之中兼照泛
應莫能逃我此其所為葆光及一而觀之吾未始有
辨此其所以齊物君之老也物歸其清事歸其寂則
是時也可以兀然宴坐而使攀緣不獲乘間自我觀
其妙自人充其光亦孰禦哉患弗為耳溢仕之人以
偽逐事喪本者衆矣惟至於此庶幾其友始則登是
閣者宜觀其名而考其說然後環顧而無累下瞰而
感將有悟焉固君之賜也

日省堂記

思遠為丹陽宰運使許侯用其善能徙于錢塘思遠
至僚公廳之背為堂寓焉聽斷後先寂然宴坐省其
所受之善惡所存之吉凶所為之是非所行之得失
然後出莅庶事命之曰日省堂自為詩述其所以命

堂之意以予記予謂百里之長出莅庶事兩造盈庭
情偽鬪進期我而後平庶司羣案復逆同異期我而
後決新物故俗邪正相奪期我而後善飛蝗潛盜乘
時伺隙期我而後弭苟務懾之以勢制之以法肆意
以行其情暴氣以作其威擾八之中以物應物以妄
對妄烏有不敗君子以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患萬物
不治而患我弗之省世之人所以喪此萬物有能競
之者其蔽有二不忠而欺不信而妄先自恕已在乎
無過之地及以欺妄訟物万物於是乎喪然則彼且
與物相為流轉烏足以長民哉曾子曰省其身欺而
不忠乎人妄而不信乎友忠信性之德也欺妄德之
賊也曾子去德之賊以進夫德是故有仁以資勇有
義以養氣故其應物自反而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憚
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然曾子之孝豈求外
之邪始於日省吾身終於自反而縮蓋雖應物之際
猶不忘乎自反始弗之省今雖自反何以為之應邪
由是而進乎道欺妄無心真實有性人非世習不能
輒易其守然後靜得以觀明得以照推而上之會而
一之可以含有萬類貫通于古豈持千萬人吾往矣
哉今子之所省去其惡不為善之累去其凶不為吉

之累去其非不為是之累去其失不為得之累則其所受所存明白乎其中所為所行明白乎其外萬類感我作復合散在乎度量之間豈能逃我哉由是而上達并期四者而忘之其為道也孰禦嘗聞思遠最
多讀書百家之說能道其詳勤於政事湖山之間罕見其跡今由是堂將見其為季日損矣事予多以義制事奚事乎勤扁舟湖上乘興偶往碧落雲蓋清虛相照搖毫伸牋寓以見其志付之詩筒予有觀焉

坦履橋記

縣令知其所以為政邑人知其所以為善二者相遇於邂逅則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可以書為元豐三年予訪尤川諸子飲予于橋上諸子為物為德為身為義皆善士也故於一鄉常能以惠利相其大夫此橋之昨自乙巳抵壬申二十有八載土木之工風撼而浪擊壞固無足恠者濟道遠來為是邦則橋安能獨弊哉濟道乃與諸子經營而言曰昔日之制對峙三十六柱上負如鼇山下與鷲湍怒濤爭強弱之力奪安危之勢如之何持夕故歷十有六載而壞為今之計易柱以疊石飛梁而過秋夏之漲暴集繼至自由龍門而下無與競者庶乎其無患也數

子謹如命不日而橋成屬予記予感而言曰昔者諸子會予于橋上是時暑氣方蒸水風冷然過之一洗其煩襟酒數行言笑相續則予之於坦履也蓋已有分耳豈特諸子哉舍此而西上偶與濟道聯名于籍中及去為宰幸在諸子之縣鄉具安濟之功除病涉之害復為坦履而作是予之記果應其會歟援筆而書曰惠不与力計利故無窮橋不与水爭力故可久然則縣令之知為政邑人之知為善宜載而告于後云崇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記

琴軒記

黃子開軒于林下以琴名軒琴不在焉以琴為心而忘其器者也琴之為樂簡而易而和意真而明感人也深而幾於道今子之遊是軒寂然宴坐煩襟既除虛室遂開心与手相忘聲与絃相夫精意妙思之中自有簡易之奏清和之音由希夷之境出虛無之鄉入松流水之聲墮吾左右前後若有清風之滌吾煩也冷然而過之莫之留止復歸於無有嘻琴不在焉豈其真不在邪不以指得聲不以操得曲存乎精誠微意之間卒為大音出虛而入有然則無位之有琴者尤未能兼忘之也予觀黃庭內境特以琴心命

文欲其掃蕩羣累變調諸真會于中宮以協四鄙子
之名是軒也亦有得於此乎然而子以聲聞入道已
在乎寂然之中自得而弗出焉与夫間遠之流遊戲
之士枝派言句轉換風力徒務接人莫知為已逐外
而棄其中徇末而喪其本去道遠甚子其進焉乃并
妙思精意都泯于至無而會于道与諸真遊安用子
琴軒之說邪姑以為前導焉

崇寧萬壽寺記

上即位之四年歲行癸未九月十七日大臣奏言天
寧甫屆率土傾心仰惟佛乘化導群品倘俾紹隆景

上之法則必增裕無疆之休臣等伏請天下為賜寺
額以崇寧為名勅如其請十月十五日臣与其屬奉
詔切謂欲建佛舍老子之官以備四時焚修潛致灵
貺來介天子万壽其地所在必求山川會聚之鄉仙
聖行藏之境有所祈請乃能協應今當卜地于城南
之郊有山號稱雲門前此仲秋之社臣与郡人出遊
躡十八級而後造絕頂南望雙崖出煙雲間對峙而
中裂可以引車騎葱鬱之氣籠絡上下如見真人奇
士神深而氣爽自其巔垂兩支數十丈下至于平原
如人之伸左右手前抱其腹臣顧其屬曰南山之麓

宜為浮屠氏老子之所寓然而未有卜之者豈非有所待邪有老僧謂臣曰此大雲門也今茲北峯蓋其小者臣歸取李清傳而考之始知大雲門乃真神仙之窟宅傳言清与妯族鄉里為別遲明大會于山椒然後揮手辭謝進入洞中東南一穴約去三十里望見山川景家煙雲草木自是一境不類人世遇道士四五人謂清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繼聞蓬萊衆聖令邀諸真赴上清會諸真既往戒清植句開北扉而清輒忘其戒見清如在掌上起鄉里之念復还人間訪其故居子孫已歷數世矣後為太山遊不知其所

在此其大略也然洞之在山椒明矣今不見洞豈待有緣而後見歟左一峯有塔寔其上號黃金塔刻僧俗名姓總二百九十人名与字甚古是果与清為別者邪自隋開皇四年至今五百有餘歲社日之遊人多往北峯而清所寓乃棄之寂寥處臣方以此具嘆後一月俄奉崇寧之詔臣顧其屬曰前日之嘆豈非其兆歟捨此而何往遂往相焉更見前抱右友再引而北回觀大雲門相揖于山口如蓮花狀此所謂小雲門者開元中郡守有投龍璧于此以祝時君之寿乃見祥雲五色或塔于空中有記存焉而况大雲門

乎哉當見衆聖諸真共貽無疆之休以資 陛下万
壽通默契自然之會非出於私意而為之也其為應
也久其為祐也大是宜為寺當與四方名山福地之
有禪林寺爭名于天下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